

国学新读本

墨子

苏凤捷 程梅花 注说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国学新读本

墨子

苏凤捷 程梅花 注说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墨子 / 苏凤捷, 程梅花注说.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3

(国学新读本)

ISBN 978 - 7 - 81091 - 749 - 0

I. 墨 … II. 苏… III. ①墨家 ②墨子—注释
IV. B2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8525 号

责任编辑 纪庆芳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 475001

电话: 0378 - 2825001(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排 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mm × 960mm 1/16 印 张 31.25

字 数 392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5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国学新读本编辑委员会

总策划 马小泉

主 编 李振宏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小泉 王 健 朱绍侯 刘小敏

李中华 李振宏 苏凤捷 何晓明

张云鹏 张富祥 宋会群 杨天宇

杨寄林 杨朝明 赵国华 郑慧生

姜建设 袁喜生 曹 峰 曹础基

曾振宇 戚良德 龚留柱 熊铁基

序

最近一些年来,一股“国学热”的思潮强劲涌动,在文化学界以至于整个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社会的大变革时代,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最为传统的国学,却能引起国人的极大兴趣,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国学”作为一个学术文化概念,产生于近代。从渊源上讲,“国学”概念的产生,与“国粹”有些关联,并且是从对抗西学侵入的角度提出来的。今天,中华民族早已是一个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立自强的民族,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世界文化的汇合与交融,也早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在这样的历史大势中,却会有“国学热”的产生,乍一看来,确有不可思议之处。但实际上,国学的当代走红,则与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时代有着一定的关系。

随着改革开放的迅速推进,随着市场经济的强劲发展,传统道德受到了强烈冲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观念的碰撞也日益强烈。于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就严峻地提到了国人的面前。传统文化的出路何在,它从何而来,要走向何方,如何对之进行价值重估,一切关心文化问题,有着强烈历史责任感的人们,无不把关

注的目光投向中国的传统学术。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冲击无法理解和接受,对现代经济发展对传统道德的亵渎强烈抗议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发出向传统文化复归而倡导国学的呼声。总之,不论是出于积极的思考,还是抱着一种向后看的心态,对国学的重视则成了最近十多年来一种普遍的文化选择。

于是,对待“国学热”就需要有一个分析的态度。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来说,传统文化都是其牢固的根基,是其一切历史的出发点,摒弃传统、甚至全盘否定传统文化,都是幼稚可笑的,不可取的。但一遇到问题就求助于传统,甚至一味狂热地提倡向传统复归,也是走不通的,过去那句常说的“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话,虽说不是什么至理名言,却也还是有些道理的。这些年来,一些地方出现的中小学生、甚至幼儿园小朋友的读经热,就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国学,毕竟是一种学术,需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有一定的分析批判能力,才能对之进行识读、鉴别而决定其取舍。所以,严格地说,对于国学,尤其是经学,在当代中国,需要的是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批判继承,而不是再像传统社会中那样采取唱诗班的方式,对青少年一代进行无分析地灌输。因此,如何弘扬传统文化,就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为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也为着对社会上盲目崇尚读经的风气有所引导,我们组织了这套“国学新读本”丛书,选择一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较大的国学典籍,对之进行简明扼要的注释,然后在读本前边,用较大篇幅解读该典籍的基本思想文化内涵,评述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并对如何阅读该典籍做出读书方法上的引导。通过这样一个较为翔实的导读内容,以批判分析的态度,给青年人的国学典籍阅读提供一个健康的思想导向。根据这样的宗旨,这套丛书,在大的结构上;每

本都分为通说和简注两个部分，通说是导读的性质，简注在于疏通文字，希望这样的安排，能够为青年朋友和一般社会读者提供一个国学入门的向导。果能如此，也就实现了撰著者和出版者的愿望。

国学所以是国学，就在于它是我们祖国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载体。在这些国学典籍中，包含着民族文化的基因，蕴藏着民族精神的范型。衷心期待这套丛书能够成为广大读者学习国学精华，体认民族精神，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良师益友。

李振宏

2008年2月28日

目 录

序	李振宏(1)
《墨子》通说	(1)
亲士第一	(86)
修身第二	(90)
所染第三	(93)
法仪第四	(97)
七患第五	(100)
辞过第六	(104)
三辩第七	(108)
尚贤上第八	(110)
尚贤中第九	(114)
尚贤下第十	(123)
尚同上第十一	(129)
尚同中第十二	(132)
尚同下第十三	(140)
兼爱上第十四	(146)

兼爱中第十五	(149)
兼爱下第十六	(155)
非攻上第十七	(164)
非攻中第十八	(166)
非攻下第十九	(171)
节用上第二十	(179)
节用中第二十一	(182)
节用下第二十二(佚)	(185)
节葬上第二十三(佚)	(185)
节葬中第二十四(佚)	(185)
节葬下第二十五	(185)
天志上第二十六	(195)
天志中第二十七	(200)
天志下第二十八	(207)
明鬼上第二十九(佚)	(215)
明鬼中第三十(佚)	(215)
明鬼下第三十一	(215)
非乐上第三十二	(229)
非乐中第三十三(佚)	(235)
非乐下第三十四(佚)	(235)
非命上第三十五	(235)
非命中第三十六	(241)
非命下第三十七	(245)
非儒上第三十八(佚)	(250)
非儒下第三十九	(250)

经上第四十	(262)
经说上第四十二	(262)
经下第四十一	(291)
经说下第四十三	(291)
大取第四十四	(329)
小取第四十五	(345)
耕柱第四十六	(350)
贵义第四十七	(359)
公孟第四十八	(366)
鲁问第四十九	(376)
公输第五十	(386)
第五十一(佚)	(389)
备城门第五十二	(389)
备高临第五十三	(415)
第五十四(佚)	(417)
第五十五(佚)	(417)
备梯第五十六	(417)
第五十七(佚)	(421)
备水第五十八	(421)
第五十九(佚)	(423)
第六十(佚)	(423)
备突第六十一	(423)
备穴第六十二	(424)
备蛾傅第六十三	(434)
第六十四(佚)	(440)

第六十五(佚)	(440)
第六十六(佚)	(440)
第六十七(佚)	(440)
迎敌祠第六十八	(440)
旗帜第六十九	(445)
号令第七十	(449)
杂守第七十一	(473)
参考文献	(484)
后记	(486)

《墨子》通说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大家辈出。“百家”中最有名的四家，向称儒道墨法。这四家中儒道法三家的创始者，司马迁的《史记》都为之立传；孔子的身份更高，传入“世家”，他的一些学生还有《仲尼弟子列传》。惟独墨家的创始者墨子不然，只在《孟子荀卿列传》的文末，附带述及：“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孔子时，或曰在其后。”这区区二十四字，还有十一字是存疑性质^①。再加上“犷秦隐儒，墨学亦微，至西汉，儒复兴，而墨竟绝”^②，所以，在先秦“百家”思想学说的研究中，关于墨子、《墨子》和墨家悬而难决的问题似乎更多。为方便读者读《墨子》，这里对相关问题做简要介绍，供参考。

① 郑杰文在《中国墨学通史》中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曾为墨子立有专传，《孟子荀卿列传》末所述墨子事，仅其残存文字。

② 孙诒让：《墨学传授考》见《墨子间诂·后语》

一 墨子其人其书和墨家

(一) 墨子其人

读《墨子》，首先遇到的是墨子是何许人这个问题。墨子是何许人呢？司马迁而后及今，计有以下不同说法。

一是宋人说。司马迁说墨子是“宋之大夫”。晋人葛洪《神仙传》、《文选·长笛赋》，唐人李善注引《抱朴子》、《荀子·修身》，唐人杨倞注、唐人林宝《元和姓纂》，都说墨子为宋人。《元和姓纂》还考证了墨氏的由来：“墨氏，孤竹君之后，本墨台氏，后改为墨氏。战国时宋人墨翟著书，号《墨子》。”顾颉刚在《禅让说起于墨家考》中，论述了墨子为宋人，认为“墨的确是他真姓氏，而且从这姓上可以知道他是公子目夷之后，原是宋国的贵族”。

二是鲁人说。东汉末年的高诱注《吕氏春秋》，在是书《当染》和《慎大》两篇注文中，谓墨子为鲁人。《墨子》研究的大家孙诒让也主此说，其立说的主要根据是《墨子》一书《贵义》、《鲁问》等篇所记史事和《吕氏春秋·爱类》篇、《淮南子·修务训》等所述墨子自鲁往楚事。近代张纯一著《墨子集解》的附录《墨子鲁人说》中，引证《墨子》和《淮南子·汜论训》，“兹更举证以实之，明墨子确非常人”。

三是祖先是宋人居地为鲁国说。上说墨子是宋人或鲁人，都有一定根据，但鉴于“用这些材料说墨子为宋人，或为鲁人，未必铁证如山”，于是提出了“祖籍、出生地、居住地这三者并不是一回事”而应加区别的见解，认为有关史料大致可以说明“墨子的先祖是宋人”，“墨子的长期居住地是鲁国”。此说似乎兼顾和调和了两者。

四是楚人说。清人毕沅、武亿以为墨子为楚人。毕氏在《墨子注叙》中说：“高诱注《吕氏春秋》，以（墨子）为鲁人，则是楚鲁阳。汉南阳县，在鲁山之阳。本书多有鲁阳文君问答，又亟称楚四境，非鲁、卫之鲁，不可不察也。”武亿在《跋墨子》中说同毕氏。

五是今之山东滕州市人说。今之山东滕州市其时属鲁，此说可以认为是墨子鲁人说的更进一步。1991年6月，首届墨子学术讨论会在山东滕州市召开，会议论文结集为《墨子研究论丛》，反映了墨子里籍研究的一些新成果。后张知寒《墨子里籍考论》结集了自1987年以来张氏等发表的有关墨子里籍的考辨文章，该书的结论是墨子的里籍在今山东省的滕州市，属春秋时期小邾国的濰邑。

六是今之河南鲁山县人说。此说是墨子为楚之鲁阳人说的继续。1997年10月，河南鲁山县召开全国墨子学术研讨会，据是年11月11日《光明日报》称：“在这次研讨会上，争论的焦点之一仍是墨子的里籍问题。许多学者运用史传记载、考古发现、口碑资料、方言风俗等材料分析，比较一致地认为墨子的故里在今河南鲁山，即春秋战国时期楚之鲁阳。”

以上就是迄今关于墨子里籍考索不同见解的大致。平实地讲，在这些不同的见解中，以墨子里籍在今之山东滕州市即春秋时期小邾国的濰邑一说，理据较为充分。详可参看《墨子里籍考论》。

其次是关于墨子的生卒年。这同样也是众说纷纭悬而未决的问题。

前引《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谓墨子“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汉书·艺文志》谓“墨子名翟，为宋大夫，在孔子后”。《后汉书·张衡传》载张衡谓“公输班与墨翟，事见战国，非春秋时也”。唐人李贤注《后汉书》进一步谓（张）衡集云：“（公输）班与

墨翟，并当子思时，出仲尼后。”此说近代以来考述墨子的学者无异议，但具体到墨子生卒年的确切估定，所见又各不同：

孙诒让：约在公元前 468 年～前 387 年；

梁启超：约在公元前 463 年～前 385 年；

钱穆：约在公元前 479 年～前 394 年；

侯外庐：约在公元前 490 年～前 403 年；

任继愈：约在公元前 480 年～前 420 年。

这些就是自司马迁以来关于墨子生卒年考述的主要见解。这些见解的共同之点是，自东汉而后都认为墨子是战国初年人；在估定其确切生卒年时误差很小，生年最大误差 28 年，卒年最大误差 33 年。

关于墨子的先世。公子目夷即第一代目夷子，其子公孙友在宋襄公之子成公王臣时，曾被任命为左师。这是宋国在春秋时期设置的执政官，位在上卿。然自公孙友之后，公子目夷的后裔即墨子的先世直至其祖、父，史籍均无记载，已不可考索。

墨子本人的史事，直接的和可信的资料太少。《史记》无墨子专传，他书偶有所记，也多未出《墨子》范围。因此，研究者便主要只能在《墨子》中剔抉搜求。

《墨子·贵义》篇述墨子南游至楚，见楚（献）惠王和穆贺，后两人都认为墨子是贱人，墨子本人也认可此说。由此似可认为墨子较长时期从事于直接的生产劳动。《墨子·鲁问》篇有墨子对巧匠公输子“削木以为鸢”的指责：“利于人者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公输》篇全文记述墨子止楚攻宋的著名故事。他所以能止楚攻宋，是因为巧匠公输其巧不及墨子。学者多认为此事非虚构。孙诒让还考证了此事的大致时间，任继愈视此为墨子“一生最光辉的业绩”。

《墨子》的“墨辩”部分记载着直到战国时期中国古代自然科

学诸多学科以及逻辑学的成就；“城守”诸篇广泛涉及当时城防工事、军事设施和攻防器械等诸多方面。这些篇章学人多以为系墨家后学之作，但与墨子有直接关系；亦有人认为均系墨子所自著者。这当然不可能是墨子一人的成就，但墨子及其后学无疑是这些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发扬光大者，其中自然也不乏墨子及其后学的发现、发明和创造。根据这些史事，可以认为墨子曾事“贱业”，是一个技艺高超的工匠、大科学家，当然更是墨家学派的创立者。孙诒让在《墨子传略》中，曾综其一生行事并评价说：

其平生足迹所及，则尝北之齐，西使卫，又屡游楚，前至郢，后客鲁阳，复欲适越而未果……至其止鲁阳文君之攻郑，绌公输般以存宋，而辞楚越书社之封，盖其荦荦大者。劳身苦志以振世之急，权略足以持危应变，而脱屣利禄，不以累其心。所学尤该综道艺，洞究象数之微。其与战国诸子，有吴起商君之才，而济以仁厚；节操似鲁连，而质实亦过之；彼韩吕苏张辈，复安足算哉！

这就是墨子。连攻讦墨子不遗余力的孟子也不能不承认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二）《墨子》其书

今本《墨子》十五卷五十三篇，已非初本《墨子》全貌。《汉书·艺文志》载：“《墨子》七十一篇。”此后直至隋唐，或谓《墨子》为十五卷，或谓十六卷。差别可能是由于目录是否单列为一卷而致。此后的著录者包括《四库全书总目》，都只说《墨子》十五卷，未及篇目。

南宋的郑樵、王应麟和陈振孙，均曾道及《墨子》有两个本子，即十五卷本和三卷本。十五卷本《馆阁书目》说是六十一篇，三卷本为自《亲士》至《杂守》凡十三篇。两种本子之外，还有唐人魏征

编纂《群书治要》中的《墨子》选本，习称“群书治要本”流传不广，影响逊于上述两种本子。

至于《墨子》篇目，今存《墨子》十五卷五十三篇，始自明刻“道藏本”，自此本始，三卷本便不流行，毕沅在校订《墨子》一书的目录时曾谓：

(道)藏本云：“阙者八篇而有其目，《节用》下，《节葬》上、中，《明鬼》上、中，《非乐》中、下，《非儒》上，是也。”当是宋本如此。而《馆阁书目》云：“自《亲士》至《杂守》为六十一篇。”亡九篇，恐是“八”讹为“九”，又七十一篇亡其九，当存六十二，而云“六十一”，亦“二”之讹也。

撇开毕氏所述《馆阁书目》所存在的可能的讹误外，关于《墨子》的篇目，结论只能是：刘向所校定的古本《墨子》的篇目为七十一篇，后亡佚十篇，文亡佚而篇目仍存者八篇，故今本《墨子》便只有五十三篇了。

至于这十篇亡佚的时间，《馆阁书目》、《直斋书录》均以为是在宋前，毕沅以为是在宋时。孙诒让在毕氏所考定的《墨子目录》附注中指出：“《荀子·修身》篇杨注云：‘墨子著书三十五篇’，疑当作‘五十三篇’，或唐中叶以后此书即有缺佚，篇数已与今本同也。”孙氏据《荀子》注家杨倞在世时代，判定《墨子》可能在唐中叶以后即有缺佚，可信。其时《墨子》“篇数已与今本同”，所谓“道藏本”所据实属有据，可谓源远流长。

这亡佚的十篇，在毕沅考定的《墨子目录》中，均在第五十篇《公输》以后，都是关于攻战中守城器械或守城战法的论述。孙诒让谓：“依《备城门》所列攻具十有二”，即“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蛾傅、轘辒、轩车”。而今本中已有《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六篇，因之认为这亡佚十篇中的六篇应为《备钩》、《备冲》、《备堙》、《备空洞》、《备轘辒》、